

千秋明月泻诗行

唐守文

风花雪月是历代诗歌的重要题材,吟风弄月又似是诗人们的专利。诗人爱月,月爱诗人,“明月却多情,随人处处行”(张先《菩萨蛮》)。在我国历代堆叠而成的诗词群峰上,汇聚而成的诗词长河中,始终朗照着一轮皎洁的月亮,始终流泻着一股清冽的月辉。

我国古代诗人的笔下,月亮有着美丽的别称,它们大都来自神话传说。《初学记·卷一》引《淮南子》有嫦娥奔月的故事: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。羿妻嫦娥窃之奔月,托身于月,是为蟾蜍,而为月精。”于是诗人们称月为嫦娥、素娥、婵娟,苏轼《念奴娇》的名句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是人人熟知的例子;诗人又以“蟾”名月,称金蟾、玉蟾、素蟾、凉蟾、蟾宫、蟾魄、蟾兔等等,例如李白《初月》有“玉蟾离海上,白露湿花时”,宋万俟咏《长相思·山驿》有“楼后凉蟾一晕生,雨余秋更清”等的描述。

又传唐玄宗于中秋游月中,见一大宫府,榜曰:“广寒清虚之府”。诗人们又以广寒清虚代月,唐鲍溶《六宿水亭》和谭用之《江边秋夕》分别有“夜半星月伴芙蓉,如在广寒宫里宿”,“七色花叫一声鹤,几时乘兴上清虚”之句。

《太平御览·卷四》引傅玄《拟天问》中还有“月中何有?白兔捣药”之说,故卢仝《月蚀》有这样的描写,“朱弦初罢弹,金兔正奇绝”,辛弃疾也在《满江红·中秋词》中斥问:“著意登楼瞻玉兔,何人张幕遮银阙?”

还有许多关于月的传说,如羲和驾日,望舒驾月。诗人又以望舒代月,如张协《杂诗》“下车如昨日,望舒三五圆。”

诗人们不仅由神话传说取名指代月亮,还以形喻月,虚实相生,溢彩流光。如玉盘、玉环指代满月,苏轼的《中秋词》和白居易的《和栢沐寄道友》中分别有“暮云收尽溢清寒,银



汉无声转玉盘”和“高星粲金粟，落月沉玉环”的唱叹。玉钩、玉弓又指代弯月，陆游《月下作》和李贺《南园诗》中有“玉钩空谁挂，冰轮了无辙”和“寻章摘句老雕虫，晓月当帘挂玉弓”的描述，形神兼备，美伦美奂。还有冰轮、冰鉴、蛾眉等，元稹《月》诗有“绛河冰鉴朗，莫道玉轮巍”，鲍照《玩月城西门廊中》有“蛾眉蔽朱栊，玉钩隔琐窗”等，描绘生动，冰魄清辉，脉脉含情，如在眼前。

古代诗词中的明月，完全人格化了，有血有肉，有情有义。有时，明月是一位丰姿绰约的佳人，温情万端，善解人意。秦观《木兰花》写道“江月知人念远？上楼来照黄昏”，“知”而“上”而“照”，岂不善解人意？清黄景仁《绮怀》有句“有情皓月怜孤影”，也写出了明月怜人恤事的无限情肠，对此，陆游表示由衷赞许：“多情谁似南山月，特地暮云开”（《长相思·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》）；朱淑贞表示真诚的谢意：“多谢月相怜，今宵不忍圆”（《菩萨蛮》）。袁牧笔下的明月简直就是热恋的情人了，“明月有情还约我，夜来相见杏花梢”（《春日杂诗》）。

有时明月也是一个任性逗人、性格执拗的“翠姑娘”，请看苏轼《水调歌头》“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”，人家兄弟离散，正当凄凄惶惶之时，你却偏偏圆了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朱淑贞《生查子》写道“今年元夜时”，“不见去年人”，却偏偏是“月与灯依旧”，又怎能不叫主人公见月思人，“泪湿春衫袖”呢？“明月不谙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”（晏殊《鹊踏枝》），这轮娇月，也太捉弄人了！

有时明月又是一位可亲可近可邀可伴的挚友，李白在《月下独酌》中不就是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

成三人”，“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”，伴月将影，及春行乐，歌舞交欢，并“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”吗？这里的明月，不是挚友，又是什么？

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”，在诗人笔下，月是喜悦圆满的象征，是忧患烦愁的载体，是相思怀古的媒介，是寄情抒志的依托。月与人的心灵回应，跟人的思想默契，传达人的情感，寄托人的思绪。诗人们游观伤别写月，相思离愁写月，抒情言志写月。游子独处时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（李白《静夜思》）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（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），高士隐居时，“深山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（王维《竹里馆》），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（王维《山居秋暝》），骚客兴至时，“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”（李白《把酒问月》），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（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），壮士戍边时，“边月随弓影，胡霜拂剑花”（李白《塞下曲》），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”（李贺《马诗》），雅人怀古时，“淮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”（刘禹锡《石头城》），“可怜一片秦淮月，曾照降幡出石头”（吴伟业《台城》）。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”（李白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），写的是挚友远谪，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”（白居易《自河南经乱，关内阻饥，兄弟离散，各在一处，因望月有感，聊书所怀》），写的是手足分离，“月随碧山转，水合青天流”（李白《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》），写的是挚友道别，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（李白《关山月》），写的是边塞风光，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（《诗经·月出》），写的是佳人怀想，“冰合井泉月入

闺，金釭青凝照悲啼”（李白《夜坐吟》），写的是男女相思，“美人迈兮音尘阙，隔千里兮共明月”（谢庄《月赋》），写的是情侣遥隔……特别要提到的是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诗人运用乐府旧题，以月光为统摄，展开了春江花月之夜浩瀚幽邃、恬静多彩的巨幅画卷，着力抒写了离人相思之情及对人生哲理、宇宙奥秘的沉思遐想，诗歌以月生起，以月落结，随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，展现相互联系又不断变化的画面与思绪，诗情、画意、哲理水乳交融为空灵邈远、令人心醉神迷的意境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我国古代有许多伟大诗人，借月抒慷慨报国之激情，述忧国忧民之情怀，记妻离子散之悲事，表达了更深刻的主题。例如李白的《古朗月行》有句“蟾蜍食圆影，大明夜已残”。“阴精此沦惑，去去不足观。忧来其如何？凄怆摧心肝。”诗人以“蟾蜍食影、阴精沦惑”为喻，对唐玄宗宠幸杨妃废弃政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和讽刺。《预章行》中“白杨秋月苦，月落预章山”，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尽创伤和无边苦难。杜甫的《月夜》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”，描述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妻离子散、音信杳无的悲苦局面。

皎皎明月有其美的姿容、美的魅力、美的情韵、美的精神，最撩人情思。弦月纤纤，满月圆圆，千百年来确实一直是诗人笔下的偏爱，“月色更添春色好”（贾至《别裴九弟》），明月在我国古典诗词的阆苑中，始终可人无限，春意浓浓。

唐守文，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南白分院教师。